

从“图象时代”到“消费时代”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及其现实意义

王文臣

内容提要 对于现代社会的生产与消费危机,海德格尔和鲍德里亚分别用“图象”与“符号”来概括,表达对时代病症的诊断,并各自给出关于未来社会发展出路看法。但在探讨产生“图象”与“符号”现象的根源时最终都走向了抽象的思辨,将现实危机置于视野之外。唯有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不仅正确指出危机的根源所在,而且指出了未来社会发展的科学路径,这种科学分析对于当前“中国道路”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关键词 图象 符号 政治经济学批判 中国道路 现实意义

王文臣,上海政法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201701

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曾指出:“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它必须成为起点又成为终点”^[1],明确指证了现代社会的起点始自资本原则,因为在这一原则的控制下,全部社会样式特别是经济领域才有了当代呈现,即工业化与“现代性”危机。如果能够用两大基本点来概括现代社会危机或病症的话,可总结为生产领域的绝对过剩与消费对象的无限扩大化趋势,甚至可以说这二者构成了资本全球化的两大基本表象。现代生产便以这双重危机昭示着当今文明的外观与病症。20世纪的思想家曾对此做出深刻的批判。海德格尔以“图象”^[2]概念来表达对所处时代的总体诊断;鲍德里亚则在详细描述“帕尔利二号”^[3]等豪华购物场所中构建出“消费时代”的壮观景象,以及对诸种消费现象的反思。二者虽然关注的是社会生活的不同环节,但都在社会发展的最显著病症之处做出独特的理论总结与现实反思。这种基于社会现实的批判对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人文精神建设具有何种现实意义?本文就此展开三个方面的论述:(1)“图象”时代的理论意蕴及其结局;(2)鲍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马克思劳动批判理论视域下的社会经济正义问题研究”(13YJC710049)阶段性成果。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9页。

[2]〔德〕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下),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885页。

[3]〔法〕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页。

德里亚“消费时代”的构建及其路向;(3)社会发展的未来道路:一种回归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及其路径的再确认。

一、海德格尔“图象时代”的理论意蕴及其终局

在《世界图象的时代》中,海德格尔意在指出:垄断资本的本质规定性造成了现实生产的绝对过剩,但资本所有者必须解决绝对过剩的商品之“无出路”状态,以便在获利基础上摆脱经济危机的困扰。现代或现代世界在海德格尔的语境中被把握为“图象”,意在何处呢?海德格尔自己解释说:“说到图象一词,我们首先想到的是画像。据此,世界图象大约就是关于存在者整体的一幅图画了。但实际上,世界图象的意思要多得多”^[1]。“图象”不能简单地被理解为图画、画像,这样的理解,——把现实世界艺术化显然不是思想家的事情。因此,海德格尔总结说:“从本质上看来,世界图象并非意指一幅关于世界的图象,而是世界被把握为图象了”^[2]。

世界被把握为图象,成为对象性的客体,存在者作为感性的经验事实,为什么又被叫做图象?被直接地理解为经验事物岂不更直观或易于把握?难道海德格尔认为经验的现实世界在当代发生了某些不得不直面、从而需要理论重构的巨大改观吗?当我们看到下面的结论时,便得出了肯定的答案:“图像的本质[Bild]包含有共处(Zusammenstand)、体系(System)”^[3]。简单地说,图象的本质就在于人通过自身的表象活动将世界把握为体系。“体系”的本质又是什么呢?体系“并不是指对被给予之物的人工的、外在的编分和编排,而是在被表象之物本身中的结构统一体,一个处于对存在者之对象性的筹划而自行展开的结构统一体”^[4]。体系的本质不在于对现实事物的主观设定,而在于回归现实本身。诚如海德格尔批判西方两千年以来的理性主义传统是一部“遗忘存在”^[5]的历史,哲学关注社会现实与人的真实生活状态的规定性在此得以体现。按照海德格尔对图象的本质——体系的规定性,他认为古希腊与欧洲中世纪等时期处于体系之外,没有进入图像时代。因为二者要么处于抽象理性阶段,要么处于上帝的主观预设之中。这显示出来的根本意义在于:唯有现代世界才可以被领会为“图象”从而进入“图象时代”。

原因在于,现代世界的发展具有两大决定意义的进程:“世界成为图象和人成为主体——的相互交叉”^[6]。现代世界究竟通过人的何种表象活动从而被体系化为图象的呢?海德格尔在此继续写到:“对世界作为被征服的世界的支配越是广泛和深入,客体之显现越是客观,则主体也就越主观的,亦即越迫切地实现出来”^[7]。世界被征服的过程就是被图象化的过程,亦即通过人的表象活动,且在发挥人的主体性基础上支配、强制改造世界的过程。海德格尔使用“图象”概念恰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欧洲大陆处于危机之时,自由市场理论经由工业革命,伴随技术的迅速发展必然带来了工业生产的绝对过剩,而摆脱困境的根本出路被置于两个基点:政府干预与主权信用的透支,后者恰是通过前者来完成。凯恩斯主张通过低利率信贷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支持便是这两点的最佳运用。但问题是:处于危机中的工业生产在凯恩斯主义的帮助下可以重启,但如何将绝对过剩的商品顺利卖出,既回收信贷资金,又快速获利则是垄断资本家最关切之事。这里的出路势必依赖消费环节,——人为制造出来的“虚假消费”由此产生,继而消费被置于这种虚假消费的流行趋势中,以至于当人们跟不上这种趋势时,会产生落伍之感。这就是晚期海德格尔在1973年9月7日的一次讨论班中所使用的“生产的强制”和“需求的强制”^[8]所论证的结论。换言之,这两个论点不仅论证了世界如何被人的表象活动所支

[1][2][3][4][6][7](德)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下),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898页,第899页,第910页,第910页,第902页,第902页。

[5](德)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上),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

[8](法)F·费迪耶等:《晚期海德格尔三天讨论班纪要》,〔北京〕《哲学译丛》2001年第3期。

配,而且也证明了正是在这种“强制”化的活动中,现代世界被图象化了。

毋庸置疑,“生产强制”描述的是时代生产的双重现实:一是生产技术的提高及其普遍应用。这在带来生产高效的同时,也说明人类已经向过度使用、改造自然的状况迈进,以至于对待自然界到了强取豪夺、不顾自然平衡的状态;二是基于克服滞胀危机。当主权信用被用作筹集资本的手段,并将筹集所得投入实体生产。在强制生产与获取利润之间必须通过市场交易来实现,此时的生产者必会全力推进交易的顺利完成,各种促销手段在消费领域中的翻新使用成为常态。“需求的强制”由此形成。岂不知,生产强制或“需求的强制”正是基于生产绝对过剩基础上的“虚假消费”的代名词而已。按照海德格尔“图象”概念的说法,通过“生产强制”和“需求的强制”,社会现实、消费者就会都处于被表象化了的虚假宣传和虚假消费行为的征服与支配下。一个被征服的现代世界在资本逐利本性支配下被普遍化到其所能达到的现实社会最遥远的边缘,甚至在资本全球化的当代社会,这种被支配的“图象”化趋势也已经全球化到人类生活所能触及的每一个领域和角落。海德格尔就此总结道:“我们实际上究竟看到了什么呢?是什么通过规定了整个大地的现实而统治着当今呢?是进步强制。这一进步强制引起了一种生产强制,后者又与一种对不断更新的需求的强制联系在一起”,强制与被支配成了现代人类“存在之天命的最后形态。”^[1]“这也可以被视为人通过表象活动支配世界,亦即完成现代世界图象化过程的最终后果。”“图象”化世界中的人类不仅处于一种被支配的地位,而且按照海德格尔的判断,“消费者自己也被置于生产与消费的运转之中”,“只有工业化的产物,却再也没有家了”^[2]。人借着他的“任性”与“专横”^[3]——凭借现代技术任意压榨自然界——将世界“图象”化的过程中,竟然将自身置于一种无家可归的状态,这也是“图像时代”的现代人类之命运。

总之,“图象时代”本质地与社会现实联系在一起,其本质在于人通过表象活动把握并进一步支配世界,最终结局是陷社会生活于被强制、被支配的境地。人类自身不仅深陷强制之网中,而且处于一种无家可归的无出路状态。一个“图象”化的世界就是被人类妄加征服的世界。与其说被作为主体的人征服,不如直接说被资本、或说虚拟资本的逐利本性所支配与征服。正如海德格尔自己所说,“当人成了主体而世界成了图象之际,这种阴影总是笼罩着万物”^[4]。至于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在路径选择上我们看到海德格尔在其晚期著作中一再强调“思”、“存在”的关系。可以说,一条脱离社会现实的纯粹思辨路向再一次展现在我们面前,一如海德格尔批评古希腊思想沉迷于抽象理性而遗忘了存在,我们也可断言:海德格尔在寻求摆脱现实危机的道路上也遗忘了现实本身。

二、鲍德里亚“消费时代”的现实基础与理论路向

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理论在国内广为人知,研究成果丰硕。本文不以消费理论对马克思物质生产理论的颠覆为论述主题,也不以符号价值对使用价值的否定作为论证重点,主要关注以下两个方面:(1)“消费时代”之诊断所做出的现实基础,及其与“图像时代”观点的共同之处。这一共同点在本文看来恰是20世纪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显性特征;(2)鲍德里亚在将现实状况归于“消费时代”后,面对社会病症所开出的药方是否具有科学性,它与海德格尔在关于未来社会发展的道路设计有何共同缺陷。

与海德格尔写作《世界图象的时代》相比,鲍德里亚完成《消费社会》一书已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相比“图像时代”的社会现实,鲍德里亚所阐述的“消费时代”与其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相同点在于生产的绝对过剩及市场危机的不断加剧。政府为推动市场经济发展,不断在透支主权信用基础上增发纸币、债券等,促使虚拟资本不断增长的同时也不断增加债务压力,滞胀风险与日俱增。因此实体经济中的消费环节一旦出现市场危机,便会直接影响利润获取、信贷偿还。只要能够将消费

[1][2][法]F·费迪耶等:《晚期海德格尔三天讨论班纪要》,[北京]《哲学译丛》2001年第3期。

[3][4][德]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下),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902页,第902页。

品,——处于绝对过剩状态之中——卖出,也绝不能让虚拟资本—实体生产—消费品卖出一回收成本及获利—偿还信贷的资金链条断裂。鲍德里亚更是一次次地提到大众传媒在引导消费心理和行为中所起的不可低估的作用。简言之,“消费时代”正是“图像时代”在虚拟经济深入发展路向上的必然结果。二者共同的现实基础与其说是生产的绝对过剩和主权信用的过度使用,不如直接说虚拟资本在最广泛、最深入的程度上的普遍化。

“消费时代”在鲍德里亚的论证中也有自身特点,形成与海德格尔“图像时代”的不同。鲍德里亚曾指出:“正如马克思在谈到拿破仑三世时所说:有时,同样的事在历史中会发生两次:第一次,它们具有真实的历史意义;第二次,它们的意义则只在于一种夸张可笑的追忆、滑稽怪诞的变形——依赖某种传说性参照存在。”^[1]这能够很好地说明鲍德里亚的“消费时代”与“图像时代”的不同: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经济危机在凯恩斯主义的帮助下得以缓解,有效完善处于危机中的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但要知道,被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中去的资本,大多是靠透支政府主权信用换来的,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人在把握世界时,世界已经被表象化甚至成为被支配的对象,此时的人已经是任性和专横的,世界成为了人随意支配的对象,人本身也被强制地置于某种生产环节中,继而构成了“图像时代”的本质内容。进入“消费时代”后,这些本质内容则被进一步强化,达到了时代的鼎盛状态。总之,虚拟资本如果说在“图像时代”大多被投入到实体生产领域,虽已造成“生产强制”、“消费强制”等状况,却也具有恢复实体生产、发展现实生活的真实意义。但到了“消费时代”,情况则显得滑稽与怪诞,因为虚拟资本被越来越多地投入到非实体生产领域,造成了筹集资本的目的与实体经济渐行渐远的状态,为“消费时代”的到来与社会现实的金融危机买下了炸雷。

至此可大体总结出鲍德里亚“消费时代”所依托的现实基础或时代状况:(1)在生产领域,虚拟资本被越来越多的使用并投入到生产环节。这与马克思时代的实体生产有了质的区别:实体资本的本质是真实的货币,而货币的本质是商品本身,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体,或说是自然属性和真实交换的统一体。但虚拟资本就其来源看,是信用透支的主要产物,股票、债券、期权、基金等只是其渠道来源或手段,亦或是一种可流通转让的所有权凭证,本身不具有使用价值;就价值来源于真实的生产劳动这一点看,也不具有价值。因此,虚拟资本也不应该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体,在这里被使用也不是基于使用价值这一自然属性,而在于通过流通转让,使交换价值在虚拟市场得到实现,以便获取更多虚拟资本并将其投入到生产领域,最终制造出现实的商品,满足人们对真实使用价值的生存之需;(2)在消费领域呈现出“欲望消费”或“符号消费”等趋势。虚拟资本的趋利性决定了消费品的生产不再仅限于满足生存消费,而是出于满足地位、名誉、虚荣等非自然属性的需要。使用价值也被淡化甚至被虚拟化了。具体地说就是,人们不再满足于生存意义上的吃穿住喝,而要通过消费显示出自身的财富地位、社会名望、家族传统乃至虚荣心等。一件商品被生产出来,不是满足生存需要,这就是鲍德里亚所说的“摆设”：“机器曾是工业社会的标志,摆设则是后工业社会的标志”,且这种摆设“再也没有比这更没有用的了”^[2]。“摆设”之本质就是符号价值的同义反复。

“摆设”已经失去了传统意义上的商品的使用价值,原本人类关于物质生产的第一目的只是为了获取使用价值,这也是人类生存史的首要话题。但现在消费领域竟然出现了“摆设”或象征性的意义,且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开篇就在描述工业社会视域中的物之丰盛:消费品的极大丰富乃至呈现出景观化的趋势。景观化就是“摆设”或象征意义的同义反复。“橱窗、广告、生产的商号和商标在这里起着主要作用,并加强着一种一致的集体观念,好似一条链子、一个几乎无法分离的整体,它们不再是一串简单的商品,而是一串意义,……”,不仅如此,就购物环境来说,“环境是总体的,被整个装上了气温

[1][2][法]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85页,第100-101页。

调节装置,安排有序,而且具有文化氛围”^[1]。这种购物场景包含双重意义:生产者获取利润的欲望和消费者非生存性需要的满足。

鲍德里亚在此描述消费领域的非生存性本质,即消费呈现出“意义化”、“符号化”、“象征性”等趋势,本质目的在于把马克思生产批判理论中所使用过的概念,如价值、使用价值、交换价值等放在消费时代重新考察,使其经历一个打碎后的重建过程,或说语境置换下的概念重构,最终生成一个以象征交换与符号价值为核心内容的现代消费与生产理论,即一条从概念到理论体系的全面反马克思主义的道路。这就是鲍德里亚“消费时代”的理论本质,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以下两点:

第一,符号化的消费对象,在注重研究其能够满足非生存性消费的同时,也要看到橱窗与商标背后的商品仍是实在之物,仍是马克思语境中通过真实的生产劳动获得,不像股票、债券、比特币等虚拟手段一样完全被置于虚拟交易市场之中。鲍德里亚也曾指出:“千万不要忘记在奢华与丰盛之中,它是人类活动的产物。制约它的不是自然生态规律,而是交换价值规律。”^[2]这里的人类活动毫无疑问是指物质生产活动,一种真实的以使用价值为基础的劳动,而交换价值规律所透露出来的交换,不是一种象征性交换,而是以价值实现、利润获取为目的的现代市场行为。总之,用非生存性消费领域中出现的新趋势否定生存消费本身是错误的。生存问题不能解决,何以再谈荣誉、虚荣、财富与社会地位等符号呢?

第二,用“消费时代”的消费现象为新动向否定生产的物质性也毫无科学性。鲍德里亚曾将“符号”意义上的消费行为概括为“技术统治社会的价值体系”^[3]。生产技术在制造业中的升级普及带来了消费品数量、质量上的迅猛发展,同时这种生产活动也越来越受到虚拟资本的控制。当以实体生产为目的的虚拟手段被采用时,因为是以“借钱赚钱”等信贷手段为前提,生产者会全力在产品包装、广告促销等方面引起消费者的购买欲望。欲望消费在代替生存消费的同时,也承载利润快速回收及最大化的目的。消费品的使用价值等传统因素在虚拟资本语境中会有别于实体生产,最终导致消费“符号化”趋势。可见,“消费时代”的总体特征可概括为:生产的绝对过剩(伴随高新技术的应用)、消费品真实使用价值被“符号意义”取代、虚拟资本对实体生产的介入及其应用的广泛性。但鲍德里亚在对盛宴般的符号消费大加描述与批判时,未曾深入到消费之于生产的那一度,以及现代生产的起点或根源——资本乃至虚拟资本的批判中去,反而沿着消费——象征意义——符号价值这一线索来力图颠覆消费——使用价值——价值的马克思批判理论。但事实证明,即便是非生存性消费也必须依赖于实体生产来提供消费对象,而绝非有任何其它产生途径。针对造成现代生产危机根源的资本原则,对鲍德里亚来说则是未曾触及的原始状态,抑或说无批判状态。

鲍德里亚的“消费时代”与海德格尔“图像时代”都共同指出了二十世纪社会经济生活的普遍性,即进入了一个受控制、被诱导的时代,无论这种状态是用“图象”的强制性,还是“消费”的符号化来表达,都只是各自表述的不同罢了。但对于造成二十世纪时代病症的根源,二人却都不曾从根源上加以论述,借以向世人展示“图像时代”或“消费时代”是基于现代生产的起点因素而造成,同时也是现代化生产的起点——资本原则及其虚拟化趋势。但马克思却早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完成了这一任务,并为我们理解当代的“图象”或“符号”等借新概念表达的旧内容。

三、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现实意义

根据前述两方面的分析,从“图象时代”到“消费时代”就共同本质而言,都是资本扩张的必然结果。正是资本控制市场所能达到的普遍状态,造成了生产与消费诸环节的现实反映。海德格尔和鲍

[1][2][3][法]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3页,第2页,第159页。

德里亚只是各自抓住了所处时代的共同特征。具体地说,“图象时代”所表达的是人的表象活动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在现代资本原则支配下直接表现为一种可支配、被征服的强制状态;而鲍德里亚的“消费时代”所描述的消费者,不仅处于一种被诱导状态,甚至连真实的使用价值之自然属性都被弃之而代以符号价值。就两位思想家各自所论述的时代的被强制、被诱导之共性来说,马克思早在1844年就称其为一种劳动者的异化状态,即劳动者在生产、消费过程中的非正常状态。就马克思与前两者所共同诊断出的时代病症来说,在谋划人类未来生存的解决路径,特别是在寻求危机根源时,海德格尔和鲍德里亚都未能达到马克思的高度,也恰在这一点,方才显示出马克思对于现代生产、消费的诊断与批判,对于当代中国人的现实生活所具有的切合实际的科学意义。

对于“图象”概念所体现出的被强制状态,海德格尔在分析原因时已经开始反思数学、科学、技术等现代工业社会的显性特征或前沿因素。他也曾指出现代机械技术是“最为显眼的后代余孽”^[1]。当然,技术因素在生产中的地位及其是否是造成“图象时代”或“消费时代”之根本因素则是另外一个话题。在《世界图象的时代》一文的结尾,海德格尔指出:“现代的基本进程乃是对作为图象的世界的征服过程”^[2]。现代世界的发展就是人对世界过度利用的征服过程,甚至在晚期著作中,他直接将这种情况概括为“当前人就是在这个尺度(尺度就是文中提到的‘诸强制’,意指人对自然的各种强制——作者注)中生一存的”。造成人这种处境的外在表现就是:人已被置于这样一种现代进程中。海德格尔又指出,“这一进程的一个标志是,庞然大物(das Riesenhafte)到处并且以最不相同的形态和乔装显现出来”,何谓“庞然大物”?“庞然大物乃是那种东西,通过这种东西,量成为某种特有的质,从而成为某种突出的大”^[3]。庞然大物不是肤浅地代表事物形体的庞大,就像飞机消灭了大距离一样,当海氏将其视为笼罩万物的阴影时,我们相信这与他在晚期著作中所说的“生产强制”、“消费强制”、“强制之网”等本质相同,意指现代社会及人本身被置于一种自身生产活动所带来的危机之中,——这种危机无论是被视为“诸强制”、“庞然大物”还是阴影。“图象时代”的人类命运在这些语境中被全面地概括出来。造成这种世界及人的命运被图象化的根源何在?未来社会发展的科学出路又是什么呢?

我们看到海德格尔在此曾经批判过因数学计算而被公式化了的世界,以及把“思”、“语言”作为存在的家等思辨论述。至于是何种根本因素造成了技术普遍化以及一个被“图象”化了的世界,海德格尔未曾言及。众所周知,现代社会的起点是自社会生产方式的本质变革开始,也正是资本原则的普遍应用,使社会现实进入了工业化时代。资本原则才是那个使世界图象化的庞然大物、笼罩的阴影、资本的力量驱动市场要素在逐利的道路上奔向世界市场的每一个角落,仅仅靠“思”的精神思辨是否能消除资本的逐利本性、驱散这个庞大的阴影?这显然是抽象的思辨体系无法做到的。

在探寻摆脱人类生存之受控制、被诱导的现代根源时,鲍德里亚开出的药方在其理论终局上与海德格尔殊途同归,共同走向抽象的思辨,即回到形而上学体系中,原本要解决的社会危机却置之视野之外。在《消费社会》的结尾“论当代异化与魔鬼协议的终结”一章中,鲍德里亚总结出如下结论:所谓“当代异化”是指“被商品逻辑支配着的工业和社会生活的普遍化样式”^[4]。工业生产及其普遍化样式的最终结果就是商品逻辑,这个结论是合乎现实的。商品逻辑,亦即生产的绝对过剩也是造成消费扩大化乃至符号消费的直接根源。生产强制和消费符号化共同构成“当代异化”的本质内容。但问题在于:是什么造成了工业社会及其生产样式的普遍化呢?没有这种普遍化就不会有现代“符号化”被诱导的消费。如果用这种反思批判的追问方式来寻求答案,则势必要回到工业社会及其现代生产普遍样式的源头——资本原则这里。没有资本原则就不会有工业社会及其生产的普遍化样式,就像在专制社会只有分散的个体生产与自然经济一样。这也即意味着对符号消费的批判必须要回溯到现代生

[1][2][3]〔德〕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下),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885页,第904页,第905页。

[4]〔法〕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96页。

产乃至现代社会的起点那里。仅只批判生产这一提供消费对象的方式则未曾触及“事情本身”,至于把生产“镜像化”则更脱离现代生产起点之现实。鲍德里亚不曾对现代生产根源做出任何实质性批判,仅仅把消费的“符号化”趋势当作普遍必然性,但却从未告知世人背后之根源,倒也是:消费乱象丛生,根源仍是迷雾。

对于海德格尔和鲍德里亚共同指证的生产与消费的强制性、被诱导性,早在19世纪中期,即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马克思就已做出深入源头的批判。换句话说,对于生产与消费受资本原则控制下所呈现出的非正常危机状况,马克思直击根源,对资本原则做出了最深刻、准确的批判。将根源直指资本原则本身而不是生产或消费的外在表象。马克思的批判工作与前二者的本质区别在于:

第一,对于造成“图象时代”与“消费时代”,或说生产与消费的诸种强制状态的根源的认识有本质不同。如前所述,马克思将其归于现代社会的起点,毋宁说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并针对这一根源做出根本性批判。唯有这种深度批判才是根基性的。具体进展是:在1843年《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初步提出要对德国社会现实做出有“原则高度”、将来能达到“人的高度”的革命^[1]。到1844年他则详细分析了处于生产强制状态下的工人生存状况,这就是“异化劳动”理论的全部内容,且从根源上指出是资本私有制造成的^[2]。1845年在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时强调了满足人的生存需要的物质生产活动的重要性,将其称为“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3],生产劳动对于现实生活具有根本意义,这与后来对商品属性的分析具有一致性,由此便无可辩驳地指出,符号价值满足的不是生存消费,而是生存与生命等本质需要之外的东西。在《1857-1858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不仅指出资本原则对社会生产的普遍影响,更是本质地指出“图象时代”乃至“消费时代”所描述的那种生产与消费的非正常状态乃是资本欲望的必然结果。“资本具有不可遏制的追求的普遍性”^[4]。这种普遍性不仅体现在地域的全球化方面,更渗透于生产、消费的诸环节中,无论是物质生产,还是精神生活,都成为资本逐利的战场,因此马克思有理由说资本既是资产阶级社会的起点又是终点。为什么要把资本看作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终点,其秘密则在《资本论》中。当马克思断言资本对剩余价值的贪欲随着资本无限扩张而无节制增大时,同时也就意味着生产与消费的强制性时代已经开启。甚至马克思详细分析了资本逐利本性控制下的食品安全问题^[5]。

第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科学性还在于其路向选择方面。海德格尔和鲍德里亚在社会发展的未来路向方面,共同陷入抽象的思辨,即一种脱离社会现实的纯粹精神路向,这无助于实际问题的解决。对于“图象”概念所反映出来的人对现实世界的压榨与过度利用等非正常状态,也绝不是依靠“思”、“语言”等纯粹思辨方式能够解决的,或说存在主义的思辨不仅解决不了现实危机,反而使自身陷入形而上学的抽象体系之中。围绕“思”与“存在”的种种思辨都只是精神领域内的事情:去除了前述那个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人何以生存呢?人类不可能在吃穿住喝等生存需要面前去依赖“思”或“符号”。“符号”可以是欲望消费的对象,但绝不是生存消费的对象;生存面对的是生命等实体性的东西,而“符号”迎合的是荣誉、地位等非实体性需要。使用价值这种真实性才是生存需要所需的永恒之物。“符号消费”又怎能取代生存消费呢?所以鲍德里亚可借以说明“现代性”视域中的消费状况,但拿它来颠覆马克思的生产批判理论则明显是粗陋的,用马克思本人的话说简直就是一种“虚构的原始状态”^[6]。

唯有马克思将人类生存的根基放在物质生产活动这里,指出人类生存史就是一部生产史:历史就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第78页。

[2][6]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8页,第52页。

[4][德]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上),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390页。

[5]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73-288页。

这样与物质生产本质地联系在一起,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原则彻底取代西方两千年以来的理性主义思辨方法,始终将历史——生存——生产放在一起进行研究。现实的社会生产、消费等危机就用现实的生产活动去解决,既直面现实问题,又寻求到科学的方法论原则,乃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所能达到的批判高度。在揭示现代经济的起点处发现社会危机根源所在,进而指出解决这些根本问题就必须充分从这一起点入手,至此资本原则树立起了对生产(海德格尔的“图象时代”)、消费(鲍德里亚的“消费时代”)的最根本性批判。只要当代社会生产与消费状况仍受资本原则的控制。就愈加彰显马克思对资本批判的真实意义。当下社会现实中生产的进一步绝对过剩状况,以至于广告促销等宣传手段不惜挑战现代文明的法律、道德底线;消费领域中对对象无限扩大化趋势,甚至连人本身也可以在包装后成为娱乐消费对象等现状,无不昭示着资本原则对现代社会的全面支配。

四、结束语

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发展,正沿着“中国道路”顺利进行。在当代世界市场经济全球化,甚至直接说资本全球化视域内,如何认清并减小生产与消费危机对社会发展带来的冲击是全面深化改革与发展必须直面的问题。二十一世纪的杰出思想家们,诚如海德格尔、鲍德里亚等都曾对资本全面控制下的社会现实及其危机状况做出过深刻细致的诊断。海德格尔用“图象”概念不仅表达着人对自然压榨的危机程度,更进一步将其称为是带来人类自身毁灭性危险的根源。日益严峻的环境污染、食品安全、精神贫乏等无不证明着这一结论对时代病症的准确把握。但海德格尔并没有找到造成“图象”所指证的病症之根源,在看到他反复强调“思”这一纯粹思维的同时,我们意识到他已经沉醉在自身构建的概念思辨体系之中,将显示危机搁置于思维之外了。

鲍德里亚利用“消费时代”所描述的消费现象,虽然发展出“符号价值”、“符号消费”等独创性观点,但也正如马克思所预言的那样,交换价值既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同时也是“炸毁这个社会的地雷”^[1]。交换扩大化的趋势必然伴随着资本全球化这一基础的普遍化,最终导致消费对象的扩大化与符号消费的出现。与鲍德里亚根本不同的是,马克思在指出消费虚假性的同时,未脱离现实的物质生产和交换价值这一真实基础。而不像鲍德里亚所说的,“物在任何地方都是作为某种力量(幸福、健康、安全、荣誉等等)的承载而被给予和接受的。……物正是在这一基础上,而不是由于其所具有的使用价值或内在的‘特性’才得以展现其自身魅力的”^[2]。依靠“符号”消费或许能展示安全、荣誉等因素的迷人魅力,但能否使吃喝住穿立足于其上?这显然已经脱离了人的生存而抽象地谈论人的精神需求。未来社会无论消费行为有多少层意蕴,但最根本的基点还是生命、生存、现实生活。

对于“图象时代”或“消费时代”所表达的共同特征——生产与消费的强制性或非正常状态,马克思在异化劳动批判理论中详细而深刻地向现代人类展示资本原则对生产、消费乃至生存的根本问题的理解。特别是当下资本原则的虚拟化趋势,决定着它对生产、消费等诸环节的控制只会比海德格尔、鲍德里亚等人所指证过的时代更广泛,渗透力更深刻。这就预示着更广、破坏力更强的社会危机会持续摆在我们面前。时至今日的金融危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乃至当下的“全球困境”都证明着这一点。我们更应该深刻领会到马克思所做出的资本批判及其对摆脱当代现实危机的科学指导意义。也唯有在马克思的批判理论视域内,方能发现解决社会危机、寻求社会发展的科学路径并使现代文明健康发展。

[责任编辑:曾逸文]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9页。

[2][法]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8页。